



清浅时光

最后一个暑假

文/王秋女

自打进入高二后,生活就了无生趣了,除了读书还是读书,不过男生贾东岸除了读书之外,还做了件事,就是喜欢班里的一位女生。

女生是文娱委员,长得并不算很漂亮的那种,头发削得薄薄的,有点短;小小尖尖的巴掌脸,眉眼很清秀;人也薄薄的,个子很娇小,校服穿在身上显得过于肥大,她喜欢把袖子捋起来,露出细细的胳膊。走路的时候,细胳膊甩得很高,嘴里轻轻地哼着歌,贾东岸走在她后面,看着那肥大的校服也掩盖不住的纤细背影,那细胳膊甩啊甩,好像甩到他心上,让他的心冷不丁抽了一下,又抽了一下。

他骑得很快,骑到县城八点都不到,小城很小,略打听了下方向,很顺利地找到她家,小巷子进去,一个独门小院落,院门半掩着,贾东岸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葫芦架下看书的她。在家没穿校服,穿了条粉紫色底的圆点连衣裙,半低着头,短短的头发好像长了点,略遮住了脸,夏日清晨纯净的阳光透过浓荫的缝隙,漏下几缕在她脸上,那皮肤仿佛也沾染了淡淡的绿色,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,贾东岸觉得自己几乎

可以看见她脸上半透明的皮肤上那细细的绒毛,像架子上垂挂下来的嫩绿色小葫芦上的细茸毛。贾东岸不自觉地伸出手,似乎想去触碰下她那娇嫩的皮肤,或是那鲜嫩的小葫芦。她看了会书,抬起头,像是发现了外面有人,贾东岸如梦初醒般地缩回手指,迅速往旁边闪躲,却半天没听到任何动静,又忍不住偷偷地探头过去瞄了瞄,她正自顾看着前面出神,并没有发现什么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屋子里有声音喊她吃早饭,她懒懒地起身,粉紫色的裙裾微扬,闪了进去。贾东岸又默默地站了会,也没去吃早点,顶着越来越烈的毒日头满头大汗地骑回了家。那年暑假就这样结束了,高三的学习气氛越发紧张,贾东岸全力以赴,她似乎也比以前认真了点,高考结束,大家各奔东西。她走时,贾东岸想去送她,但终于没好意思开口。一个多月后,贾东岸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是远在北京的一所985大学,她则进了本市的一所师范院校。

从此,再无交集。

多年后的高中同学会,聚完餐去K歌,毫无防备下,有同学起哄让贾东岸和她合唱一首。他突然记起那个五月的男女声二重唱,记起那个倏忽而过的暑假。而她,应该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夏日里,有个少年曾站在她家小院门外,偷偷地看她。

人生絮语

记忆中那些小黑鱼

文/杨利珍

三个月前,去鱼市买了几条小鱼,也许预感到他们不会活太久,临走时,看到店家地上的那一盆泥鳅,向老板要了几条。回到家,把那些小鱼分别放在几个花瓶里,泥鳅放一个瓶里。老公和女儿听我说要养小鱼,两人不约而同认为这些小鱼活不了一周。

我虽然不服,但没出两人所料,五天没过,那些小鱼就一命呜呼了。好在那些泥鳅还活蹦乱跳,我的负罪感减轻不少。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,开始我给放泥鳅的花瓶换过两次水,最近这一个月,忙得忘记了家里还有泥鳅这个事儿。

星期天,打开电脑准备码字,忽然听到脚下“扑棱扑棱”的声响,低头查找,才发现是花瓶里的泥鳅游动时拍打瓶壁的声音。拿起花瓶,看到瓶里的泥鳅少了几条,但水依然清澈,只是剩下的几条泥鳅比拿回家时瘦了不少。看到他们在花瓶里游来游去,心头涌起一丝感动。是为它们的坚持?为它们顽强的生命力?我也说不清楚。

赶紧给花瓶换了水,把鱼食放进一些。那几条泥鳅纷纷张开嘴巴,追逐着鱼食,一颗一颗吞进去。三个月的坚持换来一顿饱餐,我想那个时候它们是最开心的。

看着这些小泥鳅,我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回了小时候,仿佛又看到了那一盆盆小黑鱼。

那时在我家村,看到鱼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。人们也许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吃一次鱼,有的也许过年都没有。而我家那几年,却经常能吃到一种小黑鱼,我不知道它真正叫啥,隐约记得人们叫“面棍儿鱼”,现在想来,就像大号的泥鳅。

那个时候,大伯在离我家30多公里的一个乡里上班,那个地方有水塘。夏天,隔一段时间,父亲便骑自行车去看大伯,当天打个来回。父亲骑一辆二八自行车,自行车后座的侧面挂一个帆布兜子。有两年,父亲从大伯那儿回来时,经常带回满满一兜子“面棍儿鱼”。

父亲拿回来时,先把鱼放在大盆里,那些鱼的生命力也很顽强,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,依然活蹦乱跳,时不时有一条蹦出来,我们几个小孩兴奋地尖叫着,大人手忙脚乱地抓着,家里一度乱成一团,幸福的味道飘满整个屋子。

开始时,奶奶和妈妈会把拿回来的鱼都煮熟了,整整齐齐摆放在盖帘上。鱼的香气飘满整个院子,引得来找我们玩的小伙伴直流口水,母亲总会给他们几条吃。

那时没有冰箱,夏天天热,做好的鱼放不住,一次吃多了又不香。后来妈妈决定把鱼炖一部分,留一部分放盆里养着。

但他们不知道,盆里放着的鱼成为我笼络小朋友的“工具”,我偷偷把小鱼送给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,反正父母从来不数一共有多少条。

小朋友们拿到我送他们的小鱼,开心得不得了,都像宝贝一样养在家里。而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个话题,多了一个秘密,多年后,多了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“妈妈,你刚才换水时是不把一条泥鳅冲马桶里了?”女儿的尖叫声把我拉回了现实,我赶紧冲向卫生间。

历史仿佛重演,多么相似的场景,只是当年那个尖叫的小女孩已成为小女孩的妈妈。